

湯若士全集序

一

明 湯若士著

臨川先生，生應廬岳之霄鈴，骨濯紅泉之靈灝；遐清高厲，少振發乎純英。醴醴玄齊，總味滋於氣母；極命草木，掀採苞符。鮑參軍鶴翥文場，尤資健翮；陸士原龍驚學海，不假崩雲。既體會夫風騷，自妙諧夫鍾律。三都誠麗，猶徵夏熟於上林；九辨已閔，肯溷春歌於下里。觀其史玄並作，雅變不拘；貫珠編貝，以扶元觸石隨山而注委；碎璫羽獵之盛，顧盼馭娑之雄。斯亦擲地爲鏘，雕章成虞矢。若乃通諳國體，刺達樞宜；屬詞興事之有端，覈實契本之多致。直氣兼包乎白義，峻標亦削於濡籤。故能仁愛智輿，足言足志；斂還奔放，解釋牽拘。由八觀以證一匡，卽十難而淹七略。舍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藻火紛披，不關補綴；車以徒御，豈失馳驅。匪借名法以申言，雖肆滑稽而皆道。時復金桴度雁，玉茗流寫句開芍藥之花；思掛葡萄之樹。咲聞電女，適報驍投；淚滴泉姬，微看珠暈。莫不樓迎張祐，橋記李暮。忽從輿俗狂醒之中，醒以警枕清冰之法。萬千說偈，一

二寓言。要以源接盱江，驅百川而入海；席分紫柏，超三乘以安禪。故覃思不數
王何，而機捷每先曹洞；晝夜齊視，暄涼等情；閱世觀生，守難知白。陵祠蕭淡，忘
興嘆於北門；瘴嶺流離，反寄懷於南郭。貴生院裏，變鳩舌爲好音；君子亭前，植
蒿蓬爲美箭。歸來柳色，依然槐棘春風；老去荷衣，更喜爛班朝舞。迨孺慕極於
死孝，而歸全不失達生；栩栩騎蝴蝶以飛，朗朗還星辰之位。重泉可作，九派難
追；輟斤慟於莊生，聞笛哀如向氏。惟幸音徽如在，矧復縑素頻通。摩娑吉光之
裘，片羽亦祕；飢渴縑緇之襲，連城未償。猶子於茲，頗耑夙好。逃搜近採，短什長
行。勒成琬琰之章，庶復雅頌之所。猶願羽陵小西之策，盡出人間。將以山木澧
蘭之思，告諸公子。務使經緯昭回，光岳肆奠。豈止懸金秦市，刻石漢京；是非未
定於陳王，離合猶傷於平叔哉？天啓改元，清和朔旦，吳興後學韓敬謹纂。

義仍先生爲一代偉人，於書無所不窺，故其才橫絕古今，而又具深厚識，有以達其才之所發。皇當時稱爲今日晁賈，非虛譽也。余聞見單寡，不必遠爲援引，卽就臨川文獻論之。臨川名流鵠起，代不乏著作手，而能爲晁賈之文，馳騁萬變，使讀者壯心駭目，無如晏元獻王荊國。而先生排斥歷下瑯琊之蹊，駁力振衰靡，不屑依傍人門戶，特挾其寶光浩氣，以赴于楮墨間。故所著古文詞，雄渾博大，堅潔深秀，直可與同叔介甫二公並壽千古。若夫有韻之章，則又兄事小山，而弟畜溪堂。是能爲晁賈之文，而又兼備諸家體裁，與古人劇壘角勝，令當時健者皆出其下。至于曲學，乃才人游情之技，擅場者少，而惟四夢記，眞堪壓倒王董，較轢關馬蘊義淵弘，尤空前後所未有。故天下得其片紙隻字，如獲琪璧天球。其集有雍藻問棘玉茗等編，然二編散佚無存，惟玉茗堂集，韓求仲沈何山二先生校讎詳核，而韓本爲尤精。然屢經兵燹之餘，刻于姑蘇者，日久板剝，雖積學之士，罕覩其書。卽當事諸公下檄徵求，亦苦搜羅之難。乃余

戚阮子凌雲正嶽欲倡明古學取韓太史所次先生集編摩考訂捐貲重梓書成而請序于余余曰一先生才大而遇蹇雖歷官太常郎署直諫有聲而冷局孤踪不獲展其志用有識者深爲惋惜然立言與立功均爲不朽盛事則坐而言何異起而見諸行也且前人往矣而前人所恃與後人相接者惟此鴻裁健製倘後人于前哲遺書聽其爲殘編斷簡則將來竟與雲煙草樹同其泯沒而文獻不足徵豈僅關一邑一郡之故哉今阮子能表章是集非但有功于先生已也使當先生夢楹之後有阮子其人者壽二編於棗梨則先生之全見焉然先生之全雖不見而俾學人因其遺書以想見其全學亦未始不基于此矣余冒昧僭弁用志私淑先哲之懷云

時皇清康熙癸酉歲季夏穀旦賜進士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政同郡後學陳石麟及陵氏頓首拜題

先玉茗集舊有韓求仲沈天羽二刻，近皆散軼無存。乃阮氏凌雲正嶽二甥，有志斯道，杰然哀貲而梓之，悉照韓刻舊本，而玉茗之大觀復成。嗚呼！文章之顯晦，其猶日星也乎？陰霾薄蝕，因其時會則然，而貞觀貞明之質，莫之能揜也。革之爲道，離明入於澤中，已日而乃孚，文明以革而愈彰也。公生平以文明著，而其名位沮落，坎壈百罹，推其初願，豈僅欲以筆墨馳騁而已哉？幽潛淪匿，其自晦於澤中者多矣。身沒而以虛名垂世，又當更革，幾幾零落而不傳，離明不將終於兌澤乎？今得復還舊觀，人以爲文明以悅之會，予則悲公名位不達於當年，而又幾沉淪於身後，至於今而革道乃孚也。公少時學道於盱江羅明德先生，有得於性命之旨，壯年成進士，銳然有志當世，爲南祠部郎，抗疏論列時相，謫尉海南。旣而量移平昌，卽自投劾而歸。時年僅四十有七。少宰李本寧暨郭希老南弦蒲數公于吏部堂上，爭臨川爲有關繫人，且言其高尚已久，爭之愈力。主者援筆落其籍，云：「竟成此君之高。」鄒南皋聞而歎曰：「茫茫海

字，遂不能容一若士耶？自是家居二十年，杜門清嘯，日以文墨自娛，達官貴人，輒干之不置，公亦不以屑意也。然佳篇韻語，流布人間，固已動中外而滿江湖矣。李鄰初謂其「簪笏名除大雅留」，豈虛語哉？莊子云：「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若公者，天固不得而損之，人亦無從而益之矣。損益兩局，於通人何與乎？獨怪世之慕公者，類皆賞其清詞麗句，僅在騷人墨客間，無乃望遠者見其貌而不見其神，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乎？公之學以明體達用爲歸，非錚錚細響自鳴而已。直以抑塞流放上之，不得秉朝家經制彝常之盛，每欲別成一書，以明道旨。柰先儒剔抉已盡，故拓落文詞，寫其精洞弘麗之致，而寄其哀怨騷激之情。至其精論詞曲，則云：「上自葛天，下至蒙古，皆是歌曲駘蕩，淫逸轉變，在筆墨之外。」殆與邵子聲音律數，冥符造化矣。豈僅花菴玉林爭能節拍哉？君子之文，德與日新之德皆德也，而易中之大畜小畜分焉。不獲大畜於天衢，則小之懿其文德而已。公之文詞，其小德也，其大者不可得而見矣。然猶恃有小者存焉，後之慕公者，無徒售其櫝而已。予生也晚，不及聆公警咳，予祖乃公同懷季弟，而亦早世。幸伯父尊宿，爲公次子，淹雅而享遐齡，時時得

親杖履，備聞公嘉言懿行，中心藏之，未敢一日忘也。今年春，吾郡司馬陸公訪玉茗遺址，建新祠而祀公焉。予已具述所聞，載入新祠記中矣。及冬，而玉茗堂全集之梓適成，予時司鐸鄱陽，阮子馳書命爲之序。深幸玉茗佳事，一歲之中而兩得之，是以不禁文明革道之感。自顧才力短淺，不足發舒其萬一。然歐陽公爲王太師作記，亦據其孫家傳以補舊史之闕。予雖不敏，或得附於斯義。阮氏兄弟與先玉茗屬外王父，猶陶潛之傳孟嘉也。淵源有自，堪作千古佳話矣。

時康熙甲戌仲春旣望，姪孫秀琦謹識。

四

先生乃覲兄弟外王父行也。覲恨生不同時，弗獲瞻有道風儀，而學術虧疎，又不能窺先生之底蘊。然幼喜讀玉茗集，不忍釋手，知其組織經史，原本關閩，故其發爲文章，奧衍宏深，是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唐有昌黎，明有先生，其揆一也。乃先生雖學究天人，而剛直蹇諤之操，爲當事所忌，竟投閒置散，至今令人惋惜。顧當世能忌先生，而先生千秋之名，原不因是而有增損也。况不以組解爲戚，不以謗興爲憂，而獨抒其厚識遠神於大小著述之間，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而世僅企其才名，歎爲古今文人所莫及，猶淺之乎視先生也已。其集有韓沈二選本，然沈本漫滅不可校讎，余因取韓本詳爲訂定，捐貲重鈔，聊效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義，而母舅小岑先生以陶潛之傳孟嘉過爲獎借。夫先生之學海涵地負，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固度越孟江州，而先兄弟則不堪作柴桑牛馬走也。敢曰能傳先生哉？

時康熙三十三年季春朔日，重外孫阮嵩。

全頓首謹識。

玉茗堂文目錄

卷一

序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

壽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

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

張洪陽相公七十壽序

李敬齋先生七十序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有歌

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有歌

卷二

序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周青萊家譜序

大司空心吾張公年譜序

卷三

序

睡菴文集序

騷苑篋寶序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趙乾所夢遇仙記序

劉氏類山序

雲聲閣草序

易象通序

劉大司成文集序

趙仲一鶴唳草序

滕趙仲一實政錄序

趙子暝眩錄序

趙仲一鄉行錄序

太平山房集選序

調象庵集序

株宏先生戒殺文序

光霽亭草序

張氏紀略序

蘭堂摘粹序

超然樓集後序

卷四

序

李超無間劍集序

耳伯麻姑遊詩序

學餘園初集序

太學同遊記敘

二周子序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序

吳越史纂序

岳王祠志序

春秋輯略序

卷五

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如蘭一集序

讀漕撫小草序

岳陽王氏宗譜序

義墨齋近稿序

朱懋忠制義敘

蜀大藏經序

五燈會元序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攬秀樓文選序

合奇序

張元長嘯雲軒文字序

丘毛伯初序

汪闢夫制義序

陽秋館詩賦選序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徐司空詩草敘

金竺山房詩序

王生借山齋詩帙序

卷六

題詞

旗亭記題詞

玉合記題詞

牡丹亭記題詞

邯鄲夢記題詞

南柯夢記題詞

紫釵記題詞

溪上落花詩題詞

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

蕭伯玉制義題詞

芳草詩題詞

卷七

記

江西按察司修正衙宇記代作

顧涇凡小辨軒記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青蓮閣記

新建汀州府儒學記代作

南昌學田記

臨川縣新置學田記

續天妃田記

遂昌縣滅虎祠記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卷八

碑

蘇公眉源新成文昌橋碑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惠州府興寧縣重建尊經閣碑

遂昌縣新作土城碑

麗水縣修築通濟堰碑

送吳侯本如內徵歸宴世儀堂碑

渝水明府夢澤張侯去思碑

臨川縣孫驛丞去思碑

卷九

啓

爲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

爲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續棲賢運祚求友文

卷十

說

貴生書院說

明復說

秀才說

卷十一

頌

戴大宗師孝感頌有序

縈河公頌有序

卷十二

哀辭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有序

費太僕夫人楊氏哀辭有序

卷十三

墓誌銘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

澄源龍公墓誌銘

永寧縣知縣靜寰端公墓誌銘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完樸潘公墓誌

銘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

銘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卷十四

墓表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丘節母墓表

卷十五

解

陰符經解

卷十六

疏

論輔臣科臣疏

玉茗堂文卷一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在南者皆喜。有言于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爲政。」予曰：「子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密焉者也，皆以正言有逢其怒，莫有逢其視，守道于今，能逆世而立者，必大人。」嗟夫，亦未旣于趙公，所以爲大人者矣。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言正，見一節奇，已而起，則泯泯然而爲官，凡若此者，皆細人也。予所不爲，爲其官不忍不爲其事，爲其事不忍不爲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于今，凡三數徙，未嘗不言其官，或言天下利害不少厭，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北，公又謂予曰：「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北必且又然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俛然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于天下也時。三代之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不

如而可以去。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父母之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非其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相爲重，至于天下一則大矣。視士若廣矣，其勢不得不輕。古惟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者相爲下而相爲待也。今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此不爲，則彼爲之矣。夫大人者，其心常有以自寬，誠不拘拘焉以政爲然，非政莫爲也。後之時，亦未遠于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內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大人，急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其相，則其君之侍人也。夫以侍人而知大人，宜不忍爲，然則以相其可也。今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即其身爲之，不從雖不忘爲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于魯也。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前此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爲不惑，蓋人道也。既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心？即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天之道也，非大人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予又遊之久，最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事可盡言哉？

■ 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

蕪於南都爲輔邑，三百里而遙，維障丹陽宣城池間，瀕江湖萑葦蒞濕之所，蒸田下下，勾慈石隄之間，無富農而魯江上受諸權置都官，百越之商在焉，其駟僮多非土人，土人以利盡外益貧，獨雄收

市租多者，然常不能勝外方諸賈人。諸賈人久遠亦不復以土人爲意，往往侵持之，郵客爲甚，常以其贏通南都貴人，土人卽訟常左。賈人益用豪修衣食，盛歌舞，藏盜魁。其中治一郡，悉防江，夫以蕪北盡黃山，南盡艾蒿，不當吳一中縣，而都官郡丞挾長而三。又部諸使者，常受事四方，諸賓常數道而集，又時時爲都官丞治客，爲此地令，豈不難哉？古之長人者，務農積衍，因而訓之經術，禮讓至少，所訟名爲大雅。精者至欲清淨自正，民至不相往來，今何可得也？乃至以往云簿書期會所爲粗者，今亦無能優治焉。蕪之爲蕪，幾不可理，獨湖張君能治之。君試令曲周，以能理劇徙蕪。君爲人長大，美鬚眉，喜笑至，御史又多廉威於蕪人，與外方諸賈豪分別其地比，徭復教令無訟，訟終不以通豪貴人書失。平時爲諸使者都官丞上事，無所避就，供張旁午，或自占疏牘問外間人士，亦復纒纒如也。所治甚粗，治之甚精。余嘗攝簿南太常寺事，導擇諸果，視犧輒廢數日，晝答爲諸舞人有所治，常如不盡，人才乃甚相遠。天子可謂能使人矣。張君入計，人歌而送之，來又歌相迎也。或曰：「肅皇帝時，有張公者，名御史大夫起家，治蕪有祠，張君父也。」張君以此益精治蕪，蕪人以此益歌張君，異日父子並留祠，豈不異與父老宜善事張君也。

□ 壽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

蓋予未仕時，卽知東南江海之上，明經術，守先王之道者，方麓王先生一人而已。而怪其仕不顯，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未必不可行古之人於今也。故雖大吏不馴者用事，朝未嘗無二三通人長者，其中而江陵相又名於王公爲故雅知，然竟以去，何也已而知之，世所名長者通人，皆非能無欲人

也，自以爲機曰：「吾且用大吏爲天下用。」夫所謂大吏執政者，固天下之機人也，知其如此，因而有以用之，則相照而爲大吏用，卒亦未嘗用大吏爲天下用也。凡此者，皆王公所不能，故以九卿歸終其節，得因而著書，傳之後世。吾未嘗得見公，問之友人王巽父曰：「公頓首修項而微偃，若不能言，蓋恭儉儒者也。至於論天下體勢，人物大小之變，其中無窮。」嘗曰：「聖人之心，盡於經矣，經能令人心微而明於濁清。」此王公所以不言而辯也。頗聞公不愛西方聖人之書，而其子其孫好之，達觀氏者，吾所敬愛，學西方之道者也。吾問彼東南來誰當有道者，達觀曰：「必方麓王先生也。」凡道所不滅者，真王公真人也，真則可以合道，可以長年。蓋食淡者不渝其恬，行敦者不泄其清，壽非真人之所愛，而人之所愛於真人也。夫天下之生多矣，世所知必不可使壽者，害世人也，有其人可而必不可壽者，有可以壽者，有必不可不壽者。可以壽者，鄉里之行，科條之材也，有必不可壽而其人可者，非真人也。世所謂通人長者，是也，或壽之而名不全，必不可不壽者，真人也。孝則真孝，忠則真忠，和則真和，清則真清，進而有社稷之役，大爲可恃之臣，其次不失爲可信之臣，能則行，不能則退，而修先王之業，紬性命之心，入其通理，出其疑義，傳書其子孫，與其人，將使後之學者，得以窺瞻廣意爲人焉。凡若此人者，無所害於人，而有功於人，取天下者少，與天下者多人，之所不厭而天下之所獨容也。王公豈不其人哉？敢言其端，從巽父諸君爲先生壽。

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

古之人曰：「得道者壽。」或曰：「壽而後可以得道。」予頗疑之，豈今之人則必有異于古之人